明寶訓

太祖三四

二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八八六一 號
六八 函
五 架
二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八六一 號
二〇 冊
二八六函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861
冊數 20 (2)
函號 286 166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栱桷而為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無不可

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麒麟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僨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書省臣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復用

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吳元年十二月是月

太祖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為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為難及更喪亂斯民凋敝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於暴橫又皆以胡人為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反為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郡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為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

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
卽扶元氣之謂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
字為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
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然
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浚人而厚已況人有才
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眛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
等當深戒之
○四月癸亥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為山東
參政以翰林學士尚安為江西參政

太祖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於軍門為朕
敷陳王業論當世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叅府
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
為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
卿其為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
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託不效有負
上恩
太祖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
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
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才
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

乃頓首受命

○閏七月辛酉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
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為治者上也
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
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
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
叩頭謝曰昔者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
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
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買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以忠誠
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
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
以輔我國家

○八月丙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
於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
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
其宜耳驊騮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兎不如韓盧鉛

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洪武二年二月庚寅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乂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政蔡哲為參政

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徼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為利誘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罪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蔕即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

○八月己巳
太祖令吏部定内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為非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太祖覽之親加刪定詔刊行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軽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間南北風憲非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畧無所為而出百姓為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為笑今
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
聖意

○四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

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参用儒者且自古以來興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心近調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寢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委任非當或規畫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為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戶部

太祖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事何由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材凡郡得一賢守縣得

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
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
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
官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
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太祖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
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
責以為能非愷悌之政也為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
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庚戌山西汾州平遥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上其

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太祖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
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本
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為能若止以辦課為能
其他不見可稱則失職矣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
訊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
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
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

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
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
之納言唐之門下者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
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
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
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
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
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駑鈍
幸蒙
聖眷膺茲重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
府來朝
太祖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今
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
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
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
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
治效有成即為賢材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巽安等考績來朝
太祖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
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

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太祖曰人主以明為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為明夫爝火之光豈勝於烈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材以為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杜佑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勑曰昔之耕莘者為政社稷永安築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改有未周化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故召爾等來朝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其敬慎之

○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

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録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於是授職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

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集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閑於武略被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雖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師等其審擇用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吴顒為國子監祭酒

太祖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教矣為夫鐘鼓揚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當遷

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課為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為政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

太祖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為耳目則聽視周乎四海任衆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材宜留

聖慮

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是以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始終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詐似信懷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太祖諭吏部臣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懲庶不廢法宥

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
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
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
太祖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田驟
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
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恡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
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隴中一旦舉之加於朝臣之上
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
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
太祖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
年力少勇於敢為
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
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
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
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
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
太祖與群臣論治道諭之曰構大厦者必資於衆工治
天下者必賴於群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

藝有能否善斷木者不能攻石善斷輪者不能為舟若
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
肱耳目宜為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
也

太祖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
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德不
及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
此不足論也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
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

太祖謂廷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
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蹄囓之
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
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
禮守法為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
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
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為先務不可後也

○吳元年十一月壬寅

太祖謂省臺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
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胥緣出入為姦
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鬬毆殺既皆

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若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甲辰

太祖諭群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諳達大柢人之犯法者遠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仲實對曰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對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閒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六月戊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太祖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上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取於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

戊午

太祖謂諭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毋隱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

太祖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為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二月己未

太祖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

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絶平居能言奏
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
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
不究蓋見秦漢以来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
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
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
吉對曰
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
無實畧之不究尤見天地之量
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
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言宛平驛
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他驛馬以
增宛平驛
太祖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為民弊崧以
為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計慮豈能
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為朕訪察民間利病何事當興
何事當革具為朕言朕當行之毋為容默但保禄而已
侍臣對曰
陛下樂從直言天下之福也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
太祖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

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撃鼓教我以義者撃鍾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撃磬以獄者揮鞀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啟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為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

太祖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十二月丙辰

太祖諭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盡誠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惜哉群臣皆頓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

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
朕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太祖諭兵部試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
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之有餘
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於天下也瑺等皆頓
首謝

納諫

○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
澣濯者叅軍宋思顔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
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顔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
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顔
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
乃賜之弊以彰其直復謂思顔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
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顔
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
主公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甲辰正月戊辰

太祖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太祖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将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頼也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

太祖諭群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姦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益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

太祖謂群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咈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倣僻邪侈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憸人日遠號令政事

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太宗英傑之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採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忘盡言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為賢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

太祖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虛己以受言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知薦賢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

漢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為迭興之
閏位乃知秦為漢閏隋為唐閏元為國朝之閏亦已明
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綏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
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
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
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由
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
反是鑒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修
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去讒佞

○吳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
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
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九月乙未
太祖諭群臣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德蓋正
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染如王保保所信

多非正人有傳穎陽者專為前察細事甚張威福一增
略不相禮陰譖殺之信讒如此豈特久之道乎為人上
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聲
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
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
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石之能濟病讒佞
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為讒佞
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
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

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彼讒佞者因得肆其志而
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
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
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太祖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
道路

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
中書省臣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蟫蠹長良苗者必芟狼莠任
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

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
此妄言失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
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嚴禮等上書

太祖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
達事變且言元氏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
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
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之或言世祖好節
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
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禮

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
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下
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時倭臣
所作以謟媚朝廷今禮欲修之洎顏之有祠堂因其初
入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宋
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
方始今禮又欲朕建都於杭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
耳朕訪求人才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奏
誠未達時務者也

○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內侍以久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太祖即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

明之君凡有謀為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恣其本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来也群臣頓首稱善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其上言與利之事此人心術不正宜明正其罪

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嘗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夫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故聽納之際不可不審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

○戊戌

闕

太祖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
立政用憸人
太祖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
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
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太祖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
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己
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忠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
不怨畜犬馬者乎況曰小人中懷姦邪而其所言甚似
忠信不可不察
太祖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
乃牽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
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傳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
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乙丑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
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
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
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為
善然惟不為所眩惑則讒佞自遠
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太祖曰朕日總萬機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

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奬而行之言之非實
亦不之罪惟讒諂面諛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讒言者必致
敗亂盖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
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
人主不察多為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
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

太祖諭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
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睥睨同乎汚俗而得譽
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
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
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枉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
陂之私可絶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
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致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
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
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却貢獻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以金玉飾馬鞍轡
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

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簟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娯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為用物且未有命而来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争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剌吉為獻阿剌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為婦人容飾

太祖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為容飾之資徒啓奢靡耳却其獻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種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

太祖謂侍臣曰此人盖欲剥下益上以覬恩寵所謂聚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況朝廷既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昔孔子論治國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徵之豈不失信乎夫違理而得財義者所恥厲民以從欲仁者不為遂不聽

○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

太祖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

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耔刈穫之際親往觀
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
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
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
得於詒謀之道也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蒲萄酒
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勘卜監藏羅古羅思喃哥
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
乎一已之欲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蒲萄酒使
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飲況
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
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國
遣使入貢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方
物之貢歲以為常朕念彼嚮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
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煩實勞民力已
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
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也

勸民

○戊戌二月乙亥遣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兼帳前總制

親軍左副都指揮
太祖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
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
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夫故命
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
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餙館舍送
迎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昶等上疏勸
太祖淵默以怡養神氣
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
道無為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
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
未達時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
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
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
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
寡立為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
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吳元年四月是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施仁等獻瑞麥
太祖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

來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榦兩岐丁酉歲應
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縣麥生一莖
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由人民勤於農事
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畎畝以奉父母育妻
子永為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
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
主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
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
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為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
怠乎

○七月是月
太祖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
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
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
何也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
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
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
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
太祖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
中書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
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於農隙用之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禮畢駕還

乾清宮

皇后妃嬪見

太祖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衛奏充拓新城請令民築之

太祖諭工部臣曰凡興作不違農時則民得盡力于田畝

今耕種甫畢正當耘耔遽令操版築之役得無妨農乎且築城本以衛民若反以病民非為政之道也其令俟農隙為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賷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太祖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一月乙亥

太祖諭群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誠以天下之大生齒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茍有忽怠或一言不當貽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為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當各勤乃事體朕至懷

○七月庚戌

太祖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

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憂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圮壞請修治

太祖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䘏民不可勞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撫䘏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然後為之庶得先後緩急之宜今不䘏民而以廨舍祠廟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

太祖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賢否而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職近來人情胥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此無憚乃至閭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遺姦不擒見善不舉皆為失職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陝西秦州衛奏修理城隍請兼軍民為之

太祖諭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蓋權時宜役之於曠閑之月耳今民將治田之時而欲兼用民力失權宜之道止用軍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乙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太祖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周徧苟致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為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

太祖諭兵部尚書溫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利便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遞運車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遂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死毋重傷吾民也

○五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奬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七月戊寅

太祖問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賛善劉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樂

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醫如臾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九月是月

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絶其弊也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往河南檢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太祖諭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餔已遣人賑濟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瀕於死亡深用閔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即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飢寒為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其體朕至懷

○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

太祖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豈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群臣皆頓首謝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温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户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太祖諭户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歲歉民即不給其移無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遊食靖對曰去年

陛下念澤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歲豐足民受其利

太祖曰國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然

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之也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魯王墳塋成惟享堂周垣未備請築之

太祖謂工部尚書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勞民也方當耕種之時而英請築堂垣此豈使民以時之道英武人不學惟知築垣為急而不知奪農時為重也遂止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太祖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

太祖罷朝因與羣臣論民間事

太祖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厦乘有肥馬衣有文綉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理財

○丙午四月己未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柰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太祖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歛以朘其膏脂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則國計可以恒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寶小錢皆用廢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三文請令寶源局及各行省放此為例

太祖曰鑄錢當以輕重為準豈得以多寡為則盖錢輕則多錢重則少理勢必然若遠輕重而較其多寡則工匠不堪難為定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故問國君之當者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為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

監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不為究心民又怠惰馬政不修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為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及諸牧監各令修職毋怠所事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太祖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去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重為徵斂其誰不怨咨也

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待而能為國家者

太祖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

太祖命戶部以山東之鹽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

言青萊等府局塩歳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
必虧課額
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
耳第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
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
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揚
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
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減
省傜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不
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
爾戶部政當究心毋為聚斂以傷國體

節儉

○丙午四月乙卯

太祖閱古車制至周禮五輅曰玉輅太侈何若止用木輅
詹同對曰昔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輅即木輅
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渾堅質得中故取焉
太祖曰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
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
亦未為不可參政張昶對曰木輅戎輅也不可以祀天
太祖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斟酌四代禮樂為萬世之

法乘木輅何損於祭祀況祀事在誠敬不在儀文也祖
頓首謝
○十二月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太祖見其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
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
不斲可為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
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
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矣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
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
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
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太祖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
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啟華靡之
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
○十月庚辰
太祖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
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
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朕提孤軍應
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
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

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
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
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
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
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
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
常裕矣卿等勉之毋忘朕言

○十二月己巳

太祖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
之所今但令内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國滅漢文
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
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

太祖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今宮人
洗滌銷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
衣裳所遺用緝為被猶勝棄遺也

○七月丙辰

太祖閱内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
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
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

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十月丙辰朔朝退見内使着乾靴行雨中

太祖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内使奏增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以為膳以助精神

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得飾硃紅大青緑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緑亦無過度者

太祖曰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
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
麗蕩其心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
太祖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亡
未有不由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為明鑑後世昏庸之主
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此深可慨嘆大抵處
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
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每思念至此
未嘗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節儉以訓于下侍臣頓首
曰

陛下戒慎如此使後世守而不替長久之福也
○八月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臣奏令天下諸司致祭
太祖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費皆出於民道里往來亦甚
勞煩且
皇后在時嘗問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爾問甚善然事
不在爾后曰
陛下為天下父妾忝為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
與否豈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小祥費天下民財
甚非后心其止之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洤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閲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儁昌

戒奢侈

○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

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已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吴元年九月癸卯新内成

太祖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

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靡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措為宮室已覺作之者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皷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閑暇有以酣飲費貲者

太祖聞召諭之曰勤儉為治身之本奢侈乃喪家之源近聞爾等躭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

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為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詔改太內宮殿

太祖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夷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花園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飾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

太祖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宮陋室聖主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故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為明鑑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太祖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違底寧苟凡有興作必量度再

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之未嘗過度宮壼之間皇后亦
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
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
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為萬世子孫之法
太祖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
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一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
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勵忠節

○吳元年十月辛亥
太祖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有
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
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
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
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
祠肖像歲時祀之

○十二月丁卯
太祖諭山東所俘揚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
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
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
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遂襲王爵遂萌驕
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為一代中興

名將則必盡忠於元凡閫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
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
若夫成敗利鈍一聽於天以此存心足為忠臣使其不
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憸邪釋其私忿
一心公忠凡事禀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
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
右丞參政院官者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
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為元實則跋扈若一旦
為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
寧如是乎

報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
烈士以身徇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
鄱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
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勑中書省
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
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
廣越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
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
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

建忠勇之節炳有無窮之榮身雖殁而名永不磨矣其
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
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
是為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
今爾等為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
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鬬於矢石之下勤苦固
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顯為永成侯賜文綺
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
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
制爵命卿等明德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
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
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
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
顯始自盱眙来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
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
宗哲其勇畧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
然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
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比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户
吴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

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寃於朕朕以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諸將臣皆頓首

○丁丑

太祖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陛下威靈仰奏成筭遂翦羣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

太祖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疆埸納我逋逃邊鄙之民荐罹其害遂命將出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勲勞獨念死者永違鄉土不得收瘞誠可哀憫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為收其遺

斂具棺葬之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國公徐達旣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朕不意遽殞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奪吾良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宇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子孫坐事謫充軍者亦宥之令自立勳仍給贍其家兵部請以半俸給之

太祖曰內外武臣昔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其勞績未嘗蹔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夫厚祿所以報功廣惠所以惇仁故給之全俸使有所贍爾心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當予而予則費不過度當節而節則用為適中優以全祿未為過也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太祖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旣定論功

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
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
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
天年諸將叩首謝
太祖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
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
激至有墮淚者

警戒

○甲辰三月戊辰歸德侯陳理同羣臣朝
太祖深憐之理退因謂羣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
由其上下驕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恃衆寡謀故至於
此使其持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險
跨豫章連閩越保其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窺中原退
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舉措一失遂致土崩此
誠可為鑒戒者也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
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太祖曰天道微眇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
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
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
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
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

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吴元年十月丙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禍

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羣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頼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

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
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
非雍熈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
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
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
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
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戒哉

○丁亥

太祖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
亡之事
太祖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
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
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
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四月戊申

太祖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
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偕[illegible]母世承忠
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illegible]之知王業
艱難也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貽德垂訓莫此為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
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
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太祖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
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
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無度政
令墮壞民困於貪殘烏得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不
興
太祖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
歛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絶天怒人怨盗賊蠭起羣雄
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
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
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
罔敢驕横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
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非天之降
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
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太祖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歴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
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

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為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彰善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為法守

○壬子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偽瑞應以恣驕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肯啓天書以侈其心羣臣曲意迎合竒圖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之章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况為天下國家而可以為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太祖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

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
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
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
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輩遂
為朕臣僕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
何至淪喪卿等宜鑒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
有所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
曰
陛下敬天勤民
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
宗社萬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因
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乃還
太祖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
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由此觀
之可不懼乎禎對曰
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製中都城隍神主成
太祖自為文遣兵部尚書樂韶鳳奉安之
太祖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

妄為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競惕以
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為民父母者也苟所為不能
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內是失
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頓首曰願
陛下終始此心則天下幸甚　是日昭鑒錄成以頒賜諸
王
太祖謂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
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
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
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
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

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太祖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譔樂章以
致敬慎鑑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
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
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
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譔述毋
有所避
○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巳朔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外戚宦官權臣藩鎮夷狄之
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於此然所

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干政外戚之權常始於蒙蔽至於國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太祖曰木必蠧而後風折之體必虚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其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

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
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
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illegible]
安但祇畏
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
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爾羣臣皆頓首受命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太祖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
而已凡求私便於已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
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亡
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
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丁酉
太祖與翰林侍制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
太祖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
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巳
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
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illegible]
太祖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

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地之廣誠古所未有

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愼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十一月甲子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

太祖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太祖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愼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愼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太祖御武英殿觀書至惠廸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

命於天
太祖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太祖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安生民則可以保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為言使知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太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弭災異

○吳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

太祖因久旱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而雨
羣臣請復膳
太祖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
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商屢獲豐
年詩人頌之曰綏萬邦屢豐年
主上平海内拯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惕厲感
茲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太祖曰人事邇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災
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民今
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
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
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
天譴參政傅瓛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
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
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待
罪宰輔有忝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
匡不逮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

太祖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

太祖諭四輔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盍謹懼[illegible]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

皆當慎之

屏異端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

太祖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即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遊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太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太祖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謬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盖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况萬無此理當痛絶之

○洪武五年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

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為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書獻

太祖却之侍臣請留覽之或有可取

太祖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

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評古

○甲辰四月甲午朔

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寛大駕馭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壬戌

太祖與起居注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而與其子恪諧謔

太祖曰君臣之間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葢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禮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

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人
君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五月丙子

太祖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太祖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
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太祖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
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
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
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
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與無其時而為之
者皆非也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
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九月戊寅

太祖坐便殿問侍臣石勒苻堅孰優唐同對曰石勒雖不
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苻堅窮兵黷武不
量己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為優
太祖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勍敵故易以成功苻
堅當天下爭戰日久智勇相角故難以為力夫親履行
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
如堅然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
勒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

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

太祖閲起居注詹同曰孫武殺呉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

太祖曰夫以呉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呉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同對曰春秋載栢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呉入郢之師此其效也

太祖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呉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八月辛卯

太祖御左閣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

太祖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

太祖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三傑光武之興寇鄧耿賈以為之佐歷代以來莫不皆然

天之生才以爲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起居注詹同對曰三代以下稱漢唐宋其間名世之臣亦可以當之

太祖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襍乎霸術其間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皐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鮮矣吾方有事海内悉頼英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

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亂今羣賢畢出佐隆大業稽之于曆自宋太祖至今正當五百年之數定天下于一斯其時矣

○九月乙巳

太祖問侍臣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侍臣對曰太宗雖才兼文武而於爲善未免少誠高祖豁達大度規摹弘遠先儒嘗論漢大綱正唐萬目擧以此觀之高祖爲優

太祖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而封其子爲羮頡侯内多猜忌誅夷功臣顧度量亦未弘遠太宗規摹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此則太宗又爲優矣

○吳元年十一月戊寅

太祖閲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兎比武臣發蹤指示比文臣譬喩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立基業猶

構大廈剪伐斵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塈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丙申

太祖御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為信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斂太重所致是則妖孼之召實由人與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

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見毋隱也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

太祖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瀆至於此安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秦之暴虐可以為戒若漢唐宋之政

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

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為虛虛在此則變而為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太祖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然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而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蓋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九月丙辰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

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没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乙亥

太祖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竝進有失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悦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

太祖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

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於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襍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帝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為制命卓然與典謨訓誥相
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始都關中
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為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肇於此
故非漢高所及
太祖曰周家自公劉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
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
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
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緜昌侍臣頓首曰
陛下之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
太祖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聰通於人情明
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
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六月庚戌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
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
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
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
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
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任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己酉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遠凡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太祖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國日亂觀唐太宗之用房杜則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玄宗之用楊李則致安史之亂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監矣

○洪武十九年八月乙酉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名其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太祖閲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八月乙卯

太祖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

太祖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為治亦有可稱

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

太祖燕閒與侍臣論古

太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

武夫侵暴隣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
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
之事無不濟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

太祖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
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于
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
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而後
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
能如古揆德涼薄侍臣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
十年平之十年當之十年和之眞有其效矣而
聖德謙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
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
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
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
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
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
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刼脅天子廢與在其掌握大
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

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
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
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仁政

○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
下
太祖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
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
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
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
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鄧
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
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
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
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

○乙巳正月己巳
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之曰予聞仁者之師
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
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將
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
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丙午五月壬午
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經州縣見
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
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怨嗟怨
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
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太祖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
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
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太祖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

必當聚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
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
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
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
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
實在於今日天下之幸也
○三月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時近
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
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
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來謝恩先
是詔免山東郡縣租稅至是翼等來謝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勞困且逢饑饉艱於衣食
故免租稅三年欲爾民安也今若等遠來跋涉良苦是
以所安爾者反勞爾也豈朕之本心爾歸見鄉里長老
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來謝命禮部各
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七月辛卯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太祖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
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鬭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

息朕毎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羣
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
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
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卹
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
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
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
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
荅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尊命者
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
主上愛民若此吾屬敢不敬承

○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羣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黷武跨越千古

太祖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卹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籍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洪武二年三月丙午

太祖諭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

陛下撫念創殘憂勞於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太祖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

○五月乙巳

太祖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從步不覺至此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苦是

為之司牧者亦嘗惻念之乎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而
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為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
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洪武三年二月壬戌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鳥劬勞若是
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
鎮撫陳興與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
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
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遠
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
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惻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
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孝而衆人
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
而為治

○八月乙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鬬民不得其死者多矣
中原草莽遺骸徧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
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
陛下仁及朽骨聖王之善政也

太祖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無夭閼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者衆朕荷
天命為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之罪
太祖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為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其為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為罪之如汝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費遣歸

○五月辛巳
太祖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對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太祖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也寧慚而退

○洪武五年六月壬寅

太祖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輛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尚覺體寒況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

○十月丁酉

太祖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兵部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銖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勤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illegible]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無損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濠

太祖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

太祖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水中求之未得

太祖命別取償之且復問之曰此類汝鋤乎對曰類但比所擲者差短耳因命壯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

太祖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恐加害乎即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汪廣洋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

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命罷其役仍命臨濠行工部惟留窰冶及燒石灰匠其餘匠悉遣還家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廣西衛卒王昇因差遣還沂州受親舊私遺衛官以違法併逮其親舊三十四人送都督府奏罪之

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故慰勞餽贈人情之常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如大河衛百户姚旺因運糧偶見舊日僮僕收之至濟寧民有言是其生不見已十年百户即以僕還之因受絹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論罪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網甚失寛厚之意

○九月丙辰賜臨濠造作軍士七千五百人衣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艱難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安今臨濠營造之宜各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十月癸巳

太祖謂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内練兵者所以衛民凡中國之民安於畎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有兵以為之衛也因思邊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况今十月其寒可知朕為天下主每聞一夫之饑食嘗為之不美一民

一民之寒寢嘗為之不安其塞上士卒宜趣軍裝以給之勿緩也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棺櫝

太祖諭之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棺櫝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役三年復為文遣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勅官為棺櫝送至于家令復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洪武十年二月辛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太祖勅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里旣遠
貧乏者多月給廩米僅足自給其有死亡棺斂之費不
能舉者必多使其死無所歸或至暴露甚非憫下之道
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況吾之壯士嘗宣力効勞
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士死亡家貧不能舉者為
給棺瘞之所司著為令

○五月丙午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為寇者捕
獲至京法司以聞
太祖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
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為民患
山西之民邊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脅為盜皆不
得已豈眞為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
也令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為亂
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
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
以歸於朝
太祖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
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塗一
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
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
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〇四月癸巳工部尚書趙俊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
用青綠請令民採辦
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俊曰庫藏所貯恐不足
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值給之亦不傷民
太祖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
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值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所費況貨
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急於應辦轉
相借貸其弊百端為害滋甚豈可以彩飾之故而重擾
民乎
〇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
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
五千戶歲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不在
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
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治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
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
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〇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勅諭戶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
稔聞民間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傜役繁重而
致然歟抑吏緣為奸而病吾民歟今歲豐而猶如此使
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歲勤謹而
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太祖曰蠻夷之人相煽為非一時詿誤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惡者脅從之人不必窮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而遣之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為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為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為心動即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憂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為政者爾等勉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動

之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太祖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請以菽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太祖謂戶部臣曰以菽代穀者為其輕可以便民然菽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極弊者當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其源不幾於救跛而成痿乎

○五月癸酉
太祖謂兵部臣曰軍士月給米一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頼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勞而不報者匪義爾兵部悉閲軍衛凡軍士死亡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所依者竝優給之毋令失所
○九月癸未
太祖諭左軍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囚徒往充遼東驛卒者今天氣尚寒恐道途凍餒此輩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濟寧暫住待春暖遣行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退朝召五軍都督府臣諭之曰軍士有從征亡歿者有疾病而歿者其父母妻子老弱無依雖已優給然遠違鄉里終無所託其有願還鄉依親者悉遣其去人給鈔五錠為道里費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慚服頓首而退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軍都督僉事蕭用左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廣茶陵衛城庫隘周圍四里宜循城西排栅舊趾開拓之以壯一方形勢

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為者有不得已而必須為者要皆合於時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衆軍民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開拓倘隳壞必須修理亦俟秋成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之

太祖諭戶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食給官司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

家之民也即聽其隨地占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七月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必嚴禁之使有所勸懲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其榜諭之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

太祖御右順門有近臣奏廐馬暴斃請罪主典者

太祖曰凡有血氣者必有死也今廐馬自斃何可罪人得無輕人而重馬乎其勿問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既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亦言有嘉也不必指摘瑕玼以杜言路

○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太祖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時可為而財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為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為之則事易集今雲南之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以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為茅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晩

昌平坂學問所

文化丙寅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